

二十四史輯要

冊十一

教科
自修
適用

五朝文簡編

全二十八冊
定價六元六角
各編均可分售

唐有文粹，宋有文鑑，南宋有文範，元有文類，明有文在，清有文錄，皆集一代文之大成。顧全編繁重，坊間斷難碎購，而並蓄兼收，不適用者，居其多數。本編爲便於誦讀計，專取有用之文，約得十之三四，仍其舊名，而別之曰簡編。一樹之嘗，可概全鼎之味，學校教授，家庭自修，欲知文之源流體格者，得此事半功倍。

唐文粹簡編 六冊 一元四角

宋文鑑簡編 六冊 一元三角
南宋文範簡編 四冊 一元

元文類簡編 二冊 五角

明文在簡編 四冊 一元

清朝文錄簡編 六冊 一元四角

中華書局發行

二十四史輯要

卷之二十五 三國

魏

鄧艾 鍾會 三國志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爲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爲掾遷尙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千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

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彊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獮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一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

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己吏父久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慮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毋丘儉作亂遣健步齎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

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
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
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
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
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
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
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
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
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
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
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
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
增邑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

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頤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蹤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虧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尙書張

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率禪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縣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軍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勳也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

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衡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徵艾艾父子旣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縣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慚然不樂泰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爲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脩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艾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東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父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縣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叙

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爲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者寡而悅者衆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爲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爲郎中艾在西時脩治障塞築起城塉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塉焉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謚曰壯侯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爲秘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高貴鄉公卽尊位賜爵關內侯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勅尚書傅

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爲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
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爲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
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爲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必不
從令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及誕反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
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嗣緝等皆將兵來救誕
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
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
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
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爲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
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爲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
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勳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
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
世興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

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勅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爲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劍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

未蒙皇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懲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竝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候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牴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

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
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因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
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跋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
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
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偷安旦夕迷而
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
使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儈道詣縣竹趣成都
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
將軍田章等從劖閣西徑出江油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發遂長
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劖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進攻
劖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綿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
使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郪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
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

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趣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徑從劒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闔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勅咸闔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譖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後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己誘納以接蜀之羣司與維情好歡甚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彊敵緘制衆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

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勅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旣禽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旣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